儀禮肊測

鄉射禮第五　儀禮　孔廣林肊測　

鄉射之禮　乃席賓南面東上　鄭康成云不言於戶牖之閒者此射于序敖君善云出自東房有東房西房則中有室而席賓于戶牖之閒也明矣廣林謂敖說是也席賓有常所不言可知如注所云則鄉飲酒不言戶牖閒又何以說

賓及眾賓遂從之　疏云鄉飲酒云皆從之彼兼介故云皆此無介故不言皆廣林謂彼言皆賅其人此云遂著其節兩經互成其義不關介之有無也皆介獨不可皆眾賓乎

賓厭眾賓眾賓皆入門左東面北上賓少進　此亦如鄉飲酒禮先定其立位也賓少進據入門時言眾賓入拂棖賓中棖

與闑之閒於衆賓爲近東不云少東云少進者欲因以見在門外位時賓已自與衆賓不齊等矣鄭君注少進云差在前辭不別白讀者遂以此爲賓亦在門內立定耳

主人以賓三揖皆行　疏云賓主既行衆賓亦行故云皆行廣林謂皆之言偕也對下主人升一等賓升嫌三揖而進時行亦有先後也疏未會經意

賓反奠于其所　或以鄉飲酒云坐奠觶于其所疑此反爲坐之譌廣林謂主人酬賓奠于薦西賓取之奠于薦東此一人舉觶奠于薦西賓坐取與俟拜送訖仍奠于薦西故曰反奠彼言坐此言反互見其義非有譌也

賓及衆賓皆降復初位　鄭康成云初位門內東面敖君善云階西以南當序之位廣林謂主人將與大夫爲禮賓不可參故與衆賓俱立于門西若賓特立于當序之位則主人與大夫三揖時大夫過賓位不可爲弗見也者而過之又不可舍主人而歷賓禮反褻矣且賓有當序之位衆賓未有此位也經又何得槩言初位乎唯門內東面固凡爲賓者之正位也舉衆賓之位亦可賅賓

升不拜洗　疏云大夫尊故不拜洗廣林謂遵者之禮如介故下文注云凡所不者殺於賓也疏誤

主人復阼階揖降　或云西楹南之爵主人揖降時以降奠于篚廣林謂上經主人奠爵西楹南再拜崇酒更無取爵降奠之文

明與前受賓酢奠于東序端同彼之奠擬獻衆賓此之奠擬旅酬時士入取此爵獻士皆無反爵于篚一節疏說自明此復阼階乃自西楹南而復非降奠于篚而復也若執虛爵以揖降古人決無此取便法

大夫降立于賓南　至此大夫亦就門內東面之位矣位在賓南視衆賓少進故下經升就席大夫及衆賓連文若當序之位距衆賓尙遠經當有大夫厭衆賓之文矣

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　鄭康成云言少東者明樂正西側階不欲大東辟射位或云此席工之法不異鄉飲俱自西階之東始而放于東下　經云遷樂于下則設席

時無庿辟射位廣林謂鄉飲酒云設席于堂廉東上云堂廉是在兩階中不側近西階與此西階上少東異又云樂正立于西階東是彼樂正之位正此席工處則此立于其西爲西側階明甚故注以辟射位釋之時雖未及射而侯已張中庭欲賓志於射不得令當侯道非謂妨行矢也比射必遷樂于下者不欲使樂工與射者參耳

主人降席自南方　鄭康成云禮殺由便廣林謂鄉飲酒記云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席自南方蓋升由下降由上正也前主人受賓酢於席末啐酒自席前適阼階上卒爵是降自北方乃由便也注以此爲由便則誤

司射適阼階上東北面告于主人　敖君善云告主人當北面東似衍文或云東面以鄉主人猶北面以鄉賓兩鄉之所以變于司正也廣林謂東非衍文大射儀東面請射于公君尊不嫌背賓且主于請命也此則對主人述賓許之命不可背賓故北面告賓還適阼階上右還毋周卽告主人兩鄉之說是已但以爲變于司正則非其義

司正爲司馬　司正位在階閒中庭觶南北面至是立爲司馬卽去觶南司正之位其位在西階前少西南面知者據下記云司馬階前命張侯也所以必南面者弟子皆在西方司馬就其位命之便

阼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笴　今文無南或疑上云東南則下當前三笴爲贅當從今文賡林謂作階下之東南東西節也堂前三笴南北節也云東南則去堂陳差遠但云東嫌西側陳矣故鄭注不從今文

侯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　鄭康成云序無室可以深也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而又以有虞氏之庠爲鄉學庠之制有堂有室也今言豫者謂州學也讀如成周宣榭災之榭周禮作序凡屋無室曰榭宜從榭州立榭者下鄉也今文豫爲序序乃夏后氏之學亦非也賡林謂豫及記序與物當棟之序並讀當爲榭鄭君破豫爲榭是矣而以榭爲州學又失之學無榭名楚語云榭不過講軍

實則榭正講武習射處也此禮雖主習射于學宮其射儀備在此楣故兼及之榭無室其物當棟入堂深故升堂北行鉤楹內東行過物南至左物之東折而北還就物堂之物則當楣故升堂即東行過西楹南歷物至東楹西折而北還就物必鉤楹內由楹外異者以射者就物必當出物南故也

俯正足　凡射必併足此正足即下經上耦射云合足者是也未射先合足而俟正亦外體直之一端或乃謂射時足當左前右後不得併足此正足據履物俟射時言射時則否更引合足而俟爲證誤矣

將乘矢　鄭康成云行四矢象有事于四方廣林謂一弓四矢

非必取象四方也蓋禮射以乘矢習戰以三矢故周官大司馬中冬大閱云車三發三發者三發矢也孟子說庾公之斯發乘矢者則不忍背師而為禮射故車三發與舊說異詳予周官肊測三

司馬出于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　鄭康成云圍下射者明為二人命去侯廣林謂射以習禮儀節不厭其繁由上射後命去侯出下射南還其後而降紆回其步正以示禮之節也敖君善謂往來相變以為儀視注義為勝如注說下經命取矢射者不在其位何以亦還左物之後以降乎

北面立于所設楅之南命弟子設楅乃設楅于中庭南當洗東肆　廟寢皆三分庭一在北設碑洗南北以堂深則當碑

矣楅南當洗已齊碑北司馬安能更立其南弟子亦不得北面委矢或疑南當洗爲南於洗之譌廣林謂設洗以堂深未必正當碑也以此經司馬立于所設楅之南推之楅與碑其間尚有餘地司馬蓋負碑而立云不云立于碑北者因事爲文耳如或說南於洗則楅在碑南更無據依矣

命曰取矢不索弟子自西方應曰諾　鄭康成云鄉獲者許諾至此弟子曰諾事同互相明敖君善云此時獲者猶負侯而取矢之弟子已退在西方之位故獨應之廣林謂初次取矢在侯在地者併取之弟子主取在地之矢矢在侯者獲者取之今矢不索必矢有蔽于隱處者侯上矢易見取已無遺故弟子獨應之求矢

弟子所有事也鄭敖二說均未當

大夫雖衆皆與士爲耦　鄭康成云士謂衆賓之在下者及羣士來觀禮者也敖君善云士謂衆賓大夫宜與衆賓長爲耦不足乃及於堂下者廣林謂下經以耦告于大夫乃云西階上作衆賓射則大夫耦在下者可知故下飲不勝者云大夫飲則耦不升凡堂上者自賓主人爲耦而外雖衆賓亦耦在下者禮與大射儀異也

三耦拾取矢　朱子云拾取矢三字疑衍廣林謂此與下衆賓未拾取矢同適下取矢前立位非衍文

三耦拾取矢亦如之　亦如之者如上耦拾取法不得更云三

耦敖君善謂與上經三耦卒射亦如之皆當作二耦是也

後者遂取誘射之矢兼乘矢而取之以授有司于西方而后反位　鄭康成云弟子逆受於東面位之後敖君善云此西方即堂西也廣林謂堂西與西方異位觀此經凡云立西方者皆東面立堂西者皆南面可見蓋西方者西階下之西南衆賓位之北去堂差遠堂西則西階下之西近堂處也弟子納射器于堂西皆退立于西方故獲者取旌云由西方樂正命還樂云適西方並不云堂西也唯命設豐云司射適堂西此亦如設楅設中之各於其所設處但楅中皆在庭故就所設處命之豐在堂上又係罰事不比去侯取矢可在堂號命故就豐所由設處命之耳敖氏謂西

方卽堂西誤矣有司西方之位在三耦東面位從少北取矢者就授之乃反位注以爲弟子逆受亦未的

一人執筭以從之　筭監本作算說文云筭長六寸計歷數者从竹弄言常弄乃不誤也算數也从竹具讀若筭若然則罰爵之筭當作筭無算爵無算樂字當作算唐石經並作筭監本並作算皆非

不貫不釋　鄭康成云貫猶中也疏云貫穿布侯故以中爲貫廣林謂下記云禮射不主皮是射主中正鵠不必穿皮也經云貫者謂矢著侯中不脫詩行葦云四鍭如樹者是矣注以中釋貫義已足疏加貫穿字轉有語疵

主人堂東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賓於堂西亦如之皆由其階階下揖升堂揖主人爲下射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乃射卒南面揖皆由其階階上揖降階揖賓序西主人序東皆釋弓說決拾襲反位升及階揖升堂揖皆就席

鄭康成云或言堂或言序亦爲庠榭互言也廣林謂賓主人各於堂東堂西袒決遂已有司各以弓矢授之射畢揖降不復至堂東堂西即各於階前當序之東西釋弓說決拾襲有司受弓反于其所賓主人各反階前當序之位乃揖升袒必於堂東堂西者袒宜隱也襲則無嫌矣注云庠榭互言固非敖氏謂自釋弓於故處則賓主人應釋弓而後降經於降階後乃云釋弓又不見再升再

階之文知敖說亦未是云序西序東據階下當序西序東言非堂上序東西也

若有奇者亦曰奇　鄭康成云右賢於左若干純若干奇疏云奇則一也言若干者衍字也禮記投壺正義云假令九筭則曰九奇廣林謂經云一筭爲奇明奇專主于一矣非大數奇偶之謂也疏以若干爲衍字㝵是仲遠之解附會鄭注耳故朱子云恐或是九筭則曰四純一奇也此說得之然一奇作有奇更妥

獻獲者于侯　鄭康成云鄉人獲者賤明其主以侯爲功得獻也疏云大射服不侯西北三步北面拜受爵彼國君禮使服不士官唱獲故就其所爲唱獲獻之此鄉人獲者賤故獻于侯明以侯

爲功得獻也廣林謂鄉射大射獲者皆以侯得獻彼侯西北三步此負侯者獎于君且大射三侯若負侯北面似主爲大侯故於大侯西北明三侯同功不適爲一侯也二禮無異義鄭君强爲之說疏更附成之過矣況大射注亦云近其所爲獻疏亦云以服不得獻由侯二君當亦瞿然自笑耳

司射適階西釋弓矢去扑說決拾襲適洗　敖本作西階西蓋因上北面視算節作西階西而誤衍也石經監本通解楊圖並皆作階西

司射猶挾一个以進作上射如初　鄭康成云今文或言作升射敖君善云上字似衍否則其下當有耦字廣林謂以上經再

射云作射如初例之上字爲衍文無疑上已云司射所作唯上耦
此無庸更云上耦矣
司射命設豐設豐實觶如初遂命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
弛弓升飲如初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設豐不重文或謂下句
云遂命則上如初二字亦據司射言之設豐不重爲是廣林謂執
張弓執弛弓司射前曾命三耦矣故此云遂命如初弟子實觶司
射前未有命也此司射命設豐當絕讀之設豐實觶如初據弟子
言下設豐二字不可以爲衍而刪之況唐石經旣有此二字監本
儀禮圖敖氏集說皆同唯通解本無之朱子未有注說疑通解本
亦同石經今刊本譌脫耳

賓觶以之主人大夫之觶長受而錯　敖君善云大夫之觶長受而錯則賓觶但至主人而止與所以然者以二觶並行難爲旅也廣林謂長受句絕而錯自爲句通承二觶而言也主人之觶以之次賓長長賓之觶以之次大夫大夫與衆賓均則如是交錯以辨若大夫多於賓則次大夫以之三賓長三賓長以之四大夫大夫迭飲偏卒受者受而與主黨錯大夫二人則主人之次大夫長賓之三賓長次大夫旅在下賓黨三賓長旅在下主黨大夫一人則主人之次賓長長賓之三賓長次賓長旅在下賓黨三賓長旅在下主黨若然未見其難爲旅也

記　西序之席北上　疏云公卿大夫多尊東不受則於尊

西也敖君善云經言衆賓長升就席者三人耳又曰衆賓之席繼而西是末必有西序之席北上者廣林謂戶西至西序約廣二十八尺餘以公食大夫蒲筵常降殺以兩推之大夫筵丈四尺士筵丈二尺止容賓及長賓而已次賓已下即席于西序故此記云然以其席于西序亦在賓西故經云繼而西也觀記直云西序之席不云若有席于西序是主謂衆賓之席矣敖氏之疑蓋未審諸此疏以爲序西爲西非西序也大夫亦不得與衆賓參其說固誤或謂三衆賓以下亦有不立于堂下者乃爲之席于西序則與經升就席者三人顯背更謬之甚

若有諸公則如賓禮大夫如介禮無諸公則大夫如賓禮

放君者云無諸公則大夫如賓禮與經違乃記者之誤大夫宜降於賓不以諸公之有無爲隆殺廣林謂鄉飲酒禮云公如大夫入主人迎揖讓升公升如賓禮大夫則如介禮有諸公則辭加席無諸公則大夫辭加席若然有諸公與無諸公大夫固有不同焉者未可謂記誤也如賓禮者非據受獻之儀而言蓋主謂入門時有諸公則主人與公讓升大夫止于西方主人獻公公酢主人主人洗公公降立于賓南主人乃以大夫升如主人之先獻賓而后獻介若無諸公則主人以大夫揖讓而升如賓禮矣此經大夫正如賓禮者

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

士布侯畫以鹿豕　鄭康成云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耳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耦之數也燕射射熊虎豹不忘上下相犯射麋鹿豕志在君臣相養或云記於大夫士言畫見君之不畫也天子諸侯以布爲侯而棲熊麋之皮于中以爲鵠大夫以下不得棲皮畫以象之而已廣林謂考工記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明侯有三等此爲燕射則張獸侯獸侯者畫以毛物如或所云乃大射之皮侯與此異矣記於天子諸侯云白質赤質何得謂非畫乎但鄭君云臣畫二則不其然侯中畫獸首以爲的也而畫虎豹爲將何所取中云虎豹云鹿豕見二獸皆可不料用其一耳必畫此

六獸者周官司裘注云示服猛討迷惑者得之尊者射難服士卑射易馴以是爲差此注以不忘上下相犯志在君臣相養爲義則非

凡畫者丹質　鄭康成云賓射之侯燕射之侯皆畫雲氣於側以爲飾必先以丹采其地廣林謂非也上云天子白質諸侯赤質大夫士但云布侯不見其質故此明焉凡者凡大夫士也

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　初射不勝者不再射再射不勝者不三射此主角力雖與五射主皮同名而實則異此之主皮乃貫革矣記者因言不主皮而連及之耳五射主皮即此經不貫不釋之貫也說已見前

歌騶虞采蘋采蘩皆五終　周官樂師云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此鄉射士禮也有大夫在焉故用大夫射節歌騶虞者大夫卑不嫌僭王或可進取也投壺士禮而云奏貍首亦其比矣

燕禮第六　儀禮　　孔廣林肊測

燕禮　天子燕禮有六燕來朝諸侯也燕有功諸侯也燕羣臣也燕臣有功者也燕四方之聘使也燕同姓及故舊也諸侯燕禮有五兩君相燕也燕羣臣也燕臣有勤勞者也燕天子之使也燕四方之聘使也凡燕有十一禮則唯四而已天子燕來朝諸侯爲一禮其燕有功諸侯與羣臣無事而燕與燕臣有功者與燕同姓故舊視之而四方之聘使別爲一禮禮宜殺也諸侯兩君相燕爲一禮而燕天子之使亦如之其燕羣臣及臣有勤勞者及四方聘使爲一禮則此篇是已餘並無考以此經云燕射如鄉射之禮推之蓋亦皆大同小異云

小臣戒與者　鄭康成云戒與者謂留羣臣也疏云謂羣臣留在國不行者也朱子云謂羣臣朝畢將退君欲與之燕故使小臣留之廣林謂經云戒明非留止之謂若朝畢留之君可自命其人即或使小臣傳命經亦當云小臣止與者矣蓋燕不一法有前期預戒者亦有即日戒命者不比大射必前期三日也故經直云小臣戒與者而已注云留羣臣語本不別白疏以爲留在國不行者更不可通矣

樂人縣　鄭康成云縣鍾磬也敖君善云此縣蓋在階閒磬在阼階西南面鍾鑮次而西建鼓在西階東南鼓鼙在其東國君燕禮輕於大射故不備樂廣林謂此即路寢常縣之樂爲燕新之而

已其樂軒縣東西及北凡三縣阼階之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鑮皆南陳鑮南應鼙又南建鼓皆西鼓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頌鐘其南鑮皆南陳鑮南朔鼙又南建鼓皆東鼓𪔣倚于頌磬西紘附閒縮霤聲南面其西鐘其西鑮皆西陳鑮西鼙又西鼓皆南鼓鞀在北縣之東此約大射樂縣爲文唯大射東方鼓鼙經云在阼階西蓋射止東西兩縣北面止存一鼓在西階東故可爲君移鼓鼙于阼階西此常縣乃三面不得以東縣與北縣參知仍與西方之縣同矣大射主於射略於樂故止用東西二縣而北縣倘存其鼓以當一面此燕主合歡爲有止用階閒一縣之理敖氏云不備樂不已左乎

設洗篚于阼階東南　鄭康成云設此不言其官賤也廣林謂此與設尊蓋同爲司宮職少牢禮可證也以大射儀例之此節似當在兩圜壺下誤錯在前耳

司宮尊于東楹之西　鄭康成云司宮天子曰小宰聽酒人之成要者也廣林謂小宰聽酒人之成要不司設尊也設尊於天子乃春官司尊彝職也據下經云司宮執燭則司宮或即天子宮人蓋諸侯無尊彝几筵二官故此設尊兼司尊彝而下筵賓則兼司几筵矣

射人告具　鄭康成云射人主此禮以其或射也廣林謂周官射人職云掌公孤卿大夫之位又云詔相其灋則射人正掌朝儀

之官與司士職事不使司士者司士後當爲臚臨射人爲擯不得

兼執薦也注說未洽

賓出立于門外東面　敖君善云大射儀云北面此東字蓋誤

廣林謂大射主辨尊卑雖爲賓不敢全乎賓故北面此燕主合歡

略上下之分故東面又關有四方聘客與大射不同非字誤

主人亦升自西階　鄭康成云主人宰夫也宰夫大宰之屬掌

賓客之獻飲食者也天子膳夫爲獻主廣林謂燕義云使宰夫爲

獻主文王世子云膳宰爲主人然則宰夫卽膳宰亦卽天子之膳

夫膳宰非一人長曰宰夫貳曰膳宰雖與宰夫同號非治官之玫

也大射儀宰夫戒宰及司馬彼宰夫乃大宰之玫其所戒宰正此

爲主人者唯爲主人故與司馬皆別戒焉公食大夫禮宰右執鐙豈其長也聘禮設飧公食大夫薦豆設黍稷之宰夫則其貳及屬矣知長不稱膳宰者膳宰爲主人而此經獻賓云膳宰薦脯醢獻公云膳宰贊授肺記又云羞卿者小膳宰也是長爲宰夫而所謂膳宰小膳宰者皆宰夫之屬

主人降洗洗南西北面　鄭康成云賓將從降鄉之廣林謂凡盥洗南面此不南面者辟正主且嫌背君也不正北面者又嫌面君故也注義尚未該

賓以虛爵降主人降賓洗南坐奠觚少進辭降主人東面對賓坐取觚奠于篚下盥洗主人辭洗賓坐奠觚于篚興

對　或云辭降辭洗有兩番奠鄉飲鄉射賓主各階故辭降奠階前而辭洗奠篚下　此賓主同階故辭降奠洗南辭洗乃奠篚下上主人之洗亦當與此同廣林謂不然鄉飲鄉射主人取爵于上篚以降故奠而辭降此與大射觚在下篚主人徒降無執也何奠之有其辭降當在西階東而西面據經云賓降階西東面主人辭降知之

東北面獻于公　或引士相見禮必辯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方不疑君謂此亦當然東北二字疑有一衍廣林謂彼云不疑君者圖事見君之法此據獻禮敖君善云因獻賓之儀而爲之是也大射儀與此正同不得疑有衍字

士薦脯醢　士司士也士上蓋脫司字知者周官司士職云羞俎豆則薦正其職也下經薦士有事者云司士一人燕禮一篇不見司士事此薦脯醢乃其事矣觀大射儀獻公宰胥薦脯醢後即無薦司士文益可見

媵觚于賓　鄭康成云媵送也讀或爲揚揚舉也今文媵皆作騰敖君善從今文作騰云騰揚也廣林謂此蓋因杜蕢揚觶之文而云然耳不知此酬賓禮非舉觶禮與杜蕢揚觶罰飲更別以媵爲正媵送也注說自允其云讀或爲揚備異說耳下二人媵觶及再媵觶賓媵觶皆宜從今文疑儀禮本經媵騰二字各異轉寫者誤混爲一故古文並作媵今文並作騰鄭未細審概從古文殽故

與鄭違又概從今文亦猶不知二一五之爲十也

主人坐祭遂飲賓辭　鄭康成云辭其代君行酒不立飲也

敖君善云賓見主人將飲故辭之蓋欲即受此觶不敢復煩主人之更酌已廣林謂導飲爲酬禮無辭法鄭君之說爲是本疏引上經獻公公立卒爵此代君酬亦宜立飲釋注義甚明不必別生異義也

主人酌膳賓西階上拜　鄭康成云拜其酌已已監本作也此從別本校改

疏云以主人代君勸酒急承君勸不敢安暇故先拜廣林謂此西階上拜拜受也酌膳下不言賓之席前文省耳敖氏謂是時主人已在筵前北面得之

主人降復位　敖君善云位西方東面也此時未有洗北西面位至旣獻大夫而薦乃有之廣林謂宰夫旣當爲獻主自不可與羣士同在西方之位唯位本在洗北嫌升亦自阼故上經賓升特云主人亦升自西階也宰夫立洗北西面射人納賓宰夫適西階東中庭北面立賓及庭公揖之乃升主人賓右揖皆行升堂蓋燕爲主人宰夫專職夙有定位不比他臨事請命者

賓降筵西東南面立　敖君善云不立于序內者升降異處以相變爲敬廣林謂不立序內者獻酬禮成不敢安賓之正位也不筵西南面示不敢據賓席也不降立西階西者以公當爲之舉旅不敢重以升降煩君命也

媵爵者立于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角觶升自西階序進酌散交于楹北降阼階下皆奠觶再拜稽首 鄭康成云楹北西楹之北也交而相待于西階上敖君善集說云注曰先者既酌而反與後酌者交于西楹北俟于西階上乃降繼公謂酌散更言序進明其復發于西階上也廣林謂敖說即鄭義也經云序進酌散其升後相待可知鄭君因經無序降文恐人疑降時不相待故注云交而相待于西階上正以補經文之不備敖氏誤會鄭義疑注謂升酌不相待又病其語不明了輒以已意改鄭注原文異哉

公坐取大夫所媵觶以酬賓 鄭康成云就其階而酬之也

敖君善云與立于席舉觶鄉賓而酬之不下席君尊也廣林謂燕

禮一經關已臣及外臣故但云酬賓而不著其位蓋已臣則如敖

說外臣則如鄭鄭義二義備焉

射人作大夫長升受旅　鄭康成云言作大夫則卿存矣長

者尊先而卑後廣林謂大夫長卿也卿爲上大夫不正言卿者容

有諸公公卿皆大夫也故曰大夫長省辭累耳此爲賓舉旅其酬

止于卿不及大夫下卒受者亦據卿之末言之

小臣又請媵爵者二大夫媵爵如初　石經二大夫下疊大

夫二字誤衍也此經當於媵爵者絕讀之二大夫屬下爲句或謂

請媵爵者二大夫與上作下大夫二人媵爵同大夫媵爵如初大

夫二字與上媵爵下疊媵爵者三字同非衍文若然經當云請二大夫媵爵今云請媵爵者二大夫不辭所引上經二句非其比也況監本敖本朱子通解儀禮圖皆無此二字或說蓋過信石經强爲之說耳

胥薦主人于洗北西面脯醢無胥辯獻大夫遂薦之繼賓以西東上卒射入乃升大夫大夫皆升就席　鄭康成云主人大夫之下先大夫薦之尊之也廣林謂非也鄉大夫以下皆薦乃就席此獻大夫亦衆大夫獻訖乃爲之薦薦大夫畢而後胥薦主人主人方獻大夫不得先薦之疑此經有錯簡胥薦主人以下十三字當在東上之下著胥薦主人節也卒者謂薦大夫薦主

人俱畢也

席上于西階工少東　鄉飲酒席工于堂廉東上此燕禮宜準鄉飲乃與鄉射大射同位者以燕容有射法故

小臣納工工四人二瑟小臣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小臣坐授瑟乃降　鄭康成云工四人者燕禮輕從大夫制也面鼓者燕尙樂可鼓者在前也疏云大射辨尊卑故僕人正等相工此燕禮輕故小臣相工廣林謂大射主於射以君爲主故六工四瑟燕以樂賓以臣爲主故四工二瑟非禮輕之謂鄉飲大射並云後首挎越此及鄉射並云面鼓執越彼此互見並無異義鄭君已誤矣大射二人歌四人瑟大師

少師上歌正二歌者也此二瑟一歌歌者亦大師少師相之者亦僕人正僕人師惟相瑟者小臣耳大師少師經不言文不具也疏又誤矣工未入時自有相者如周官之眡瞭賤不得入門而使小臣相殆即上辭賓諸勝爵之小臣爲之非專爲相工者敖君善以此小臣與上異人又謂四工皆小臣相疑諸侯小臣多于天子亦非也小臣唯相二瑟據經云小臣左何瑟又云小臣坐授瑟乃降知之或云僕人士亦得稱小臣義亦可通

笙入立于縣中　縣中卽磬南必在磬南者笙須依磬故也鄉飲云磬南唯一縣故此三縣備故云縣中鄉射亦一縣而云縣中者移縣東方卽笙見磬縣之位爲

射人自阼階下請立司正　或以司正之立爲堂下旅故鄉飲射立司正始行旅酬此旅將及士始立司正廣林謂司正之立爲將坐燕故不爲堂下旅酬立也故燕大射與鄉飲射立司正皆在請安時

皆反坐　鄭康成據鄉飲酒謂此時司正退立西序端廣林謂下經士長卽司正彼獻時乃云升知此時司正蓋降立觶南之位不得立西序端也

主人洗升獻士于西階上士長升拜受觶主人拜送觶士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其他不拜坐祭立飲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司士一人執幂二人立于觶南東上　士長司正

也司正爲庭長其他他射人司士執冪也此五人皆士有事者故先獻之獻畢先薦之荅其勞也鄭君因辯獻士士亦不拜受故於其他中統云謂衆士而大射疏遂謂薦司正在薦士後不審此經云乃薦司正下經辯獻士後云乃薦士前後井然何得倒置或以此司正爲小射正不宜先大射正受獻是又不然此司正經雖不云大射正然射人上士二人皆大射正也此經擯者亦大射正是其長此射人是其貳不得因下經云大射正爲司射遂以此司正爲小射正也二射正說詳大射儀大射正擯條

辯獻士士既獻者立于東方西面北上乃薦士　鄭康成云每已獻而卽位于東方蓋尊之畢獻薦于其位廣林謂非尊之

也大夫已上皆先薦乃就席若士得獻即反位疑於卽位而後薦
故不復西方東面位移立東方西面俟薦訖乃反位經不言反位
文不具耳祝史小臣師就其位薦者略賤也
鄭鄉射之禮　鄭康成云其爲司正者亦爲司馬廣林謂大射
儀有司馬正司馬師不以司正充此燕而射亦然鄉射無司馬官
故司正兼攝不得以例此燕禮一篇大射正司馬正司馬師皆不
見經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而司馬正司馬師可互見矣所謂
鄉者皆射儀後先節次大略言之耳
記　賓爲苟敬　鄭康成云苟且也假也言苟敬者賓實主國
所宜敬也廣林謂注首五字恐非鄭君語後人妄加以與下文不

合例之旨則且當作實假當作誠然實所宜敬之解亦未確說文苟字解云苟自急敕也从羊省从包省从口口猶慎言也敬字从此與苟字从艸从句者别據此苟敬似當作苟敬急敕自整敕之意賓爲主國所當整敕修禮以敬之者苟杞力反轉寫作苟鄭君遂從苟詁之耳或云苟敬猶肅敬亦備一義

上射退于物一笴既發則荅君而俟　凡射必側身西鄉嫌背君故退後一笴每發一矢皆還對君卒射猶荅君以俟君退而后上射退大射儀所謂公還而后賓降也此既發兼每發及卒射言之

大射儀第七　儀禮　孔廣林肊測

大射之儀　或云古禮存十七篇佚者尚多必亦有以儀名篇者言禮言儀無大殊別廣林謂固也射武事而以觀德爲義故執弓鉤弦挾矢見鏃履物合足左還右還儀節不憚其繁正欲於升降揖讓周旋不失令儀瞻其志正心平氣舒之克有令德古人之意深矣射之儀莫備于大射故特以儀名其篇疏云不言禮言儀以射禮盛威儀多其説未可非也

前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射人宿視滌　敖君善云宰夫戒此三官以當宿視滌也廣林謂宰夫戒宰及司馬句絕前射三日事射人宿視滌及司馬命量人量侯道張三侯樂人縣同爲上

日事不得與戒宰及司馬併而爲一也射人掌以射法治射儀故前已戒諸公卿大夫射矣何須宰夫申戒爲此之宰膳宰也亦稱宰夫以當爲獻主故別戒之司馬當合三耦故亦特戒焉必使宰夫者宰夫大宰之攷掌百官府之徵令者也前戒百官使宰此不使宰者大宰尊總戒而已不復重戒而使其屬焉或以此宰夫爲膳宰則誤

大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　鄭康成云參讀爲糝糝雜也雜侯者豹鵠而麋飾下天子大夫也杜君卿云參如毋往參之參謂介於二者之間也廣林謂周官司裘職云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鄉射記云凡侯天子

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

經中言侯者與此而三鄉射記所云爲獸侯此與司裘皆言大射

彼職據畿內故與此經不同此外諸侯與其臣大射之三侯也大

侯熊侯參侯豹侯參宜如敖說干依司裘侯次當爲麋或外諸侯

不以麋而以豻與經雖云大夫射參然此皆君侯非大夫自與其

臣所射注必以爲下天子大夫而豹鵠麋飾義既無謂且麋飾亦

未見正文

遂命量人巾車張三侯　鄭康成云前射三日張侯設乏欲

使有事者豫志焉廣林謂上云射人宿視滌下云樂人宿縣而量

侯道張侯二節厠其閒知是射上日事注誤

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鑮皆南陳

敖君善云鍾鑮面有二故不言西面廣林謂磬言西面鍾鑮言南陳互文見義也磬以鼓爲面鍾鑮以有遂者爲面敖氏殆未審古鍾側縣之故

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南鼓

敖君善云鼓鼙在東縣南則鼓在左鼙在右今設於此乃反之者明其變位也廣林謂鼓鼙在東縣南以西縣例之亦鼙在鼓北鼙左而鼓右也今移設北方以東爲上故鼙右而鼓左敖氏蓋誤

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

敖君善云此鼓不擊而設之者明有爲而去其縣非禮殺也廣林謂下管新宮於階間管之須節

以鼓此建鼓不去正爲下管用也其阼階西之鼓則以備三射節射之用亦不止爲辟三耦次位

尊士旅食于西鏄之南　疏云其實在鼓南門西北面與燕禮同云鏄南者遙繼鏄而言必繼鏄者衆以縣爲主故也敖君善云鼓高而鏄下圜壺在地取節於其下者宜也廣林謂二說皆非也燕禮士旅食者立于門西東上此下經云士西方士旅食者在士南故下注云爲有矦故入庭深也然則此士旅食者立近北不側門西矣立位不側門西尊必又北于其位蓋在磬北故云西鏄之南必在鏄南者士立于西方當縣末若尊于鼓南嫌此尊爲士設故少北辟之

又尊于大侯之乏東北兩壺獻酒　鄭康成云獻讀爲沙沙酒濁特泲之必摩沙者也敖君善云獻酒獻三侯之獲者及巾車隸僕人之酒也廣林謂敖讀如字是也士以上並有獻有酬此獲者以下唯獻而已故特明其用焉敖義尙未足

大射正擯　周官夏官射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侯國降天子一等又眡王官員數爲少則射人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上士爲大射正下士爲小射正不云射人正射人師者射事重尊其官也射時大射正一爲司正一爲司射爲司正者即此大射正擯之大射正也前此戒射宿視滌告具于公皆云射人至是受命爲擯改稱擯者卒管立司正又改稱司正公射乃舍司正位

視其職公卒射反司正位以終事爲司射者亦大射正別爲一人蓋二人雖皆大射正就中有長有貳故注於此特云射人之長而司射則止云射人也小射正經凡四見取公之決拾于東坫上奉以笥從于物贊設決拾卒射以笥受決拾退奠于坫上者一小射正也授弓拂弓者一小射正也作升飲射爵者一小射正也三射作取矢者一小射正也小射正四人備矣但工人士與梓人畫物彼經云射正莅之不言大小其時兩大射正一爲司正一爲司射皆不以射正名云射正其爲小射正無疑若然小射正不止四人放若謂以三射小射正作取矢知初句爲衍文頁是說詳後去此一小射正上三小射正及莅畫物者恰四小射正矣奉決拾授弓兩

小射正爲公執事者也位在東堂莅畫物作升飲兩小射正司射之佐也位次司射

公命長　鄭康成云命之使選於長幼之中也廣林謂下大夫媵爵禮之正也必請之者莫必下大夫中君使某媵耳公命長言命下大夫之長也注以長幼釋之未允

公坐取大夫所媵觶興以酬賓　鄭康成云公起酬賓于西階降尊以就卑也廣林謂燕禮關四方之賓故有就其階而酬之者此與其臣大射則敖君善立于席䢖觶以酬之之說爲正

小臣正辭　鄭康成云正長也小臣長辭變於燕廣林謂燕亦小臣正辭彼文省耳

僕人正徒相大師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士相上工相者皆左何瑟後首內弦挎越右手相後者徒相入　鄭康成以爲先列官之尊卑次言先後之序是也然上文已云徒相大師下又云後者徒相辭異文複殊無謂非徒相大師之徒爲衍卽後者徒相當作徒相者後以相少師不言徒釋之似相大師上衍一徒字耳

升實爵獻工　鄭康成云獻不用觚工賤異之也敖君善云爵卽觚也不言觚者可知耳廣林謂敖說是也爵貴於觚君與賓俱用觚矣工之賤也而用爵乎爵與觚對文則異散言之觚亦爲爵故主人獻賓觚也而云受爵于筵前獻公亦觚也而云公拜受爵

二大夫之媵者解也而云請媵爵盖爵爲飲器之大稱儀禮一經
如此類者多不必强爲之解

大師及少師上工皆降立于鼓北羣工陪于後　鄭康成

云鼓北西縣之北也言鼓北者與鼓齊面餘長在後也羣工陪于
後三人爲列也敖君善云鼓北鎛南也不云鎛南者嫌與尊旅食
者之意同也不取節於鼙者鼓大鼙小也陪于後者以鼓鎛之間
不足以爲一列前列二人後列四人廣林謂經特云立于鼓北則
是在西階東一建鼓之北矣小樂正仍立于西階東東面大師少
師立于鼓北南面二工在大師後二工在少師後不北面者嫌與
管者參也不卽適坫東南者下管時大師當令鼓朄也

卒管大師及少師上工皆東坫之東南西面北上坐　于是上下樂闋將有事于射矣管者亦當移其位蓋隨大師少師及上工同遷于坫東南而在上工之南西面立經不言文不具耳坫東南東縣之東北也其位視鄉射云堂前三笴者差近北疏以為不言去堂遠近當如鄉射似誤

遂告曰大夫與大夫士御於大夫　鄭康成云因告選三耦於右廣林謂此再射比耦之法也初請射時但請射而已不得遽以再射之比耦法告疑此三句是簡錯似當在再射章東面請射于公公許下

出下物少退誘射　敖君善云此射三侯故不言視侯中不在

物故不言俯正足廣林謂此誘射之儀唯不履物與鄉射異其他皆如之云侯各有中始射于則南及物當視于侯之中蓋左足履下物少北不方足還視于侯之中俯正足乃誘射經不見者文不具敖說非也

司馬師命負侯者執旌以負侯　下經司馬正命去侯有反位之文而前後經文並不見其位以下云反位繹之司馬正蓋先已在司射之南此司馬師又在司馬正之南與鄉射命去侯降乃就司射南之位異負侯者在士南北面此司馬師命之當亦如司射命納射器東面右顧云

司射去扑倚于階西適阼階下北面告于公曰三耦卒射

疏呼此經曰倚于西階西𨵦唐石經脫此字後人仍其誤耳鄉射告三耦卒射于賓正作司射去扑倚于西階之西也

大夫從之降適次立于三耦之南西面北上　鄭康成云適次由次前而北西面立廣林謂下經云諸公卿取弓矢于次中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出彼射事至乃云取弓矢于次中是位在次外明矣初射三耦皆士諸公卿大夫不可位先射三耦上而三士耦又不可直儕公卿大夫故位三耦于次北而大夫則在次南不云次南而云三耦之南後耦當以前耦爲節故爲遙繼之文注云由次前而北未的上三耦卒射云適次釋弓說決拾襲繼之云反位是仍反次北之位可知敖君善謂未比在次北既比立于

次中遂以爲三耦在次中北大夫在次中南蓋因下經有一耦出之文而誤未審彼所謂出者入次袒決遂取弓而出非發於其位而出也

司射東面于大夫之西比耦　下文云卒遂比衆耦承此比耦爲文也通解儀禮圖監本敖本皆譌比爲北屬上爲句司射又不得在大夫西北也其爲轉寫之誤無疑

大史釋獲小臣師執中先首坐設之東面退大史實八筭于中橫委其餘于中西興共而俟　疏云鄉射釋獲者執鹿中一人執筭以從之彼自執中尙使人釋筭況國君官多大史不自執中豈得自執筭明亦使人執之廣林謂下云大史實八筭于

中不云受筭明大史自執筭可知鄉射釋獲者賤故親執中旣執

中不能兼執筭故使人執以從此小臣師執中大史在前執筭卑

者任其勞尊者執其逸也經特云大史釋獲正以見執筭之爲大

史耳

眾則不與　敖君善云不與謂不在此釋獲之科也廣林謂與

讀與女弗如之與許也不與言不許釋獲也

一小射正授弓拂弓皆以俟于東堂　鄭康成云授弓當授

大射正敖君善云授當作受受弓者受於有司也廣林謂上經云

君之弓矢適東堂觀下經小臣師拂矢授公則小臣師司矢而司

弓爲小射正職比就物則大射正授公弓是時大射正亦在東堂

故云皆以矦據大小射正小臣師四人言注謂授大射正弓是也經不見授小射正弓之文知敖氏破授爲受非矣

司馬升命去矦如初還右乃降　鄭康成云還右還君之右也今文曰右還廣林謂當從今文還讀爲周還之還司馬命去矦訖乃右還西出于左物之南圍左物而降下物乃左物何得云還右也敖君善云圍右物也不還左物者以君將爲下射而先辟之經已云如初更云右還乃降正嫌君爲下射或不還左物與前降法異也特以此足如初之義

大射正受弓　鄭康成云受弓以授有司于東堂廣林謂大射正本受之小射正此自應仍授小射正于東堂注云有司混矣

小臣委矢于楅如初賓諸公卿大夫之矢皆異束之以茅卒正坐左右撫之進束反位賓之矢則以授矢人于西堂下　此經文有錯誤賓之矢已下十二字當在如初之下蓋小臣既委矢于楅卽兼執賓矢授矢人不須束也諸公卿上賓字誤衍公卿大夫之矢後須自取于楅故束以茅

三耦及衆射者皆升飲射爵于西階上　鄭康成云不勝之黨無不飲疏云在於不勝之黨雖數中亦受罰以飲罰據一黨而言廣林謂數獲雖通衆耦之筭綜其大數以分左右兩黨其飲仍就每耦中各飲其不勝者如注疏說是勝者或受罰不勝者轉幸免决無是理敖氏以此節爲目下事得之

司馬正西面拜送爵反位　鄭康成云此終言之獻服不之徒乃反位敖君善云旣拜送而反位是後則司馬師代之行事廣林謂此經云拜送爵反位下司馬師受虛爵不別見司馬正郎云洗獻隸僕人與巾車獲者敖說似是貴賤之差宜爾也

小射正作取矢如初　鄭康成云作取矢禮殺代之廣林謂上三耦拾取矢司射命之而已不復作也凡蒙上事曰如初上經直無作取矢事此無所蒙敖君善以此句爲衍文是也鄉射一篇亦不見作取矢文可互證矣

公入驁　鄭康成云此公出而言入者射宮在郊以將還爲入燕不驁者於路寢無出入也廣林謂公入者退適小寢也燕亦奏

蓋彼文不具耳鄭君謂此是擇士射宮故有此說不知此大射猶
見在寢也與羣臣射亦非爲祭擇士也若習射射宮則公適射宮
必尙有儀節經何無一語及之且周官司弓矢云澤共射椹質之
弓矢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大射與澤別文大射非射宮習士之
射可見矣

聘禮弟八　儀禮　　孔廣林肊測　　儀禮肊測八

聘禮　說者謂此經與周官司儀職互有同異不可强通廣林謂司儀職但詳列諸公之臣相爲國客之儀其侯伯子男之臣則止云以其國之爵相爲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此經據侯伯之臣自與諸公之臣有異故鄭君於司儀受積注云侯伯之臣不致積於受勞云侯伯之臣受勞於庭於致館云侯伯之臣致館於庭而此經受勞則注云公之臣受勞於堂然則鄭君固以二經同儀其不合者公與侯伯之差也然其說猶有未盡者上公之臣三積以掌客職上公五積侯伯四積子男三積推之積皆降殺以一公之臣三積侯伯之臣宜再積子男之臣亦仍當一積此經不言致

積文偶略耳況過邦假道尙云積唯匆卒爲有主國竟不致積者

司儀之注誤矣

宰書幣命宰夫官具　或以爲上卿亦時奉使則書幣應大夫爲小宰者爲之廣林謂上卿執政理不得奉使春秋雖有宰出聘事乃衰世法於禮無文卽不得已而使執政行命戒書幣猶是宰也均節邦用宰之職貳之者安得輒專其事乎且聘幣有常式亦不嫌宰自具幣或有浮用也

使者朝服帥衆介夕　敖君善云於此云朝服者嫌朝夕之服異也廣林謂朝夕本異服朝君玄冠朝服臣皮弁服夕君臣同玄冠朝服夕不皮弁者下天子也此國夕矣而著其朝服者嫌爲聘

事或不服夕服仍服皮弁耳皮弁亦名朝服必知是玄冠朝服者
此經於皮弁服並直云皮弁此云朝服自非皮弁矣

史讀書展幣　鄭康成云史幕東西面讀書賈人坐撫其幣敖
君善云史蓋幕西東面讀書有司北面展之廣林謂周官內史職
云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則此史正內史也天子內史中大夫
此諸侯內史蓋下大夫夕幣時卿大夫在幕東西面不別言史位
是史即在卿大夫中其爲幕東西面讀之可知至展幣鄭君以爲
賈人非也賈人司圭璋璧琮而已故下經展幣賈人拭圭拭璧展
之而有司展羣幣周官內府云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
奉之奉之斯展之矣下經所云有司蓋諸侯之內府云

宰執書告備具于君　敖君善以注云宰告備疑經本無具字傳寫者誤衍廣林謂備者物無缺具者物完好兩告之愼重也上經云告具告事具也與此具異義敖因上有告具此注又止云告備遂以具爲衍非也注脫具字則或然耳

上介視載者所受書以行　上介視載者絕讀之言監察其安置之得法否也所受書以行所受于使者之書則上介攜之以去特云以行者嫌與幣同載于車也或通作一句讀謂上介驗所載與書相符否若然當云以所受書視載矣

賓朝服釋幣于禰　鄭康成云賓使者謂之賓尊之也敖君善云或言賓或言使者互見也廣林謂使者於本國決無稱賓之理

以此上下經文並云使者後反命及郊又皆稱使者觀之此實乃轉寫之譌

制玄纁束　注引朝貢禮云純四只制丈八尺周官內宰注亦引此文而作巡守禮或疑有一誤廣林謂此二語似其記文非經文也容二禮中均有之鄭君兩注各引耳如鄉飲鄉射二禮之記其語亦多同者矣

出主人立于戶東祝立于牖西又入取幣降　此文不備以士虞記文推之其出也主人先祝闔牖戶出立如食閒祝聲三啓戶主人入祝從啓牖鄉祝取幣出主人從降埋幣有司闔牖戶

賓入西面坐啓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宰宰執圭屈繅自

公左授使者使者受圭同面垂繅以受命既述命同面授

上介上介受圭屈繅出授賈人　垂繅屈繅注以爲禮以相

變爲敬廣林謂賈人取圭之垂繅也省視其完否乃授宰宰已見

矣故屈以授使者使者愼重受圭之後仍垂繅復省視實無損缺

乃受命而以授上介上介可無事省視故即屈繅出授賈人藏諸

櫝矣取圭之賈人其居者也上介所授則行者也後反命時使者

垂繅告不損壞也上介執璋屈繅者以使者反命訖更受璋致命

時使者自垂繅耳

受享束帛加璧　鄭康成云帛今之璧色繒也廣林謂禮凡用

束帛者皆玄纁唯束錦有用玉錦者下經士介四人皆奉玉錦束

補服足也用玉錦示毅決無夫人用玄纁束帛君乃用璧色繒者經於君享止云束帛於夫人乃云玄纁嫌夫人或下君不用玄纁也

送行舍於郊　鄭康成云於此脫舍衣服乃即道也敖君善云爲將有事於此也記曰問大夫之幣俟于郊廣林謂二義兼有之此經中舍皆如字讀鄭君云脫舍衣服乃補經所未備非以脫舍解舍義也脫釋文止發脫舍音可見

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于朝曰請帥奠幣下大夫取以入告出許遂受幣　次介奉束帛至于朝下大夫出請曰寡君聞吾子辱於敝邑使某請事次介對曰寡君之老某以寡君命聘于

某國迺出大邦使某出師遂東面坐奠幣再拜稽首下大夫西面坐取幣入告出曰寡君以社稷之故不得與執事須臾焉將使某從者子次介對曰苟使某得將命于某君寡君實承君貺豈唯二三臣敢拜君命之辱又再拜稽首士受幣次介退

朝服　敖君善云必言朝服者嫌肆儀則當如聘服也盧林請舍於郊時已易朝服而深衣嫌在道或即以深衣將事故特著之不皮弁者肆耳不可褻禮服且如君臨之然

習享士執庭實　鄭康成云士士介也敖君善云士乃有司之主執庭實者也盧林請上習聘嫌衆介無事不與故云介皆與此習享執庭實者正士介也後經正行享時不著某執皮者以此經

先見焉矣故文從省

及竟張旜　敖君善云或云張或云載互文耳廣林謂載者始事之辭也張者纔事之辭也後反命及郊更云載旜者將造朝若為始焉

又拭璧展之會諸其幣　鄭康成云會合也廣林謂會讀如髻用組之髻結也結璧于幣防失隊

君使下大夫請行　鄭康成云請行問所之也雖知之謙不必也敖君善云請行謂請之行蓋速之也廣林謂下大夫請行反乃使卿郊勞然後以賓入如敖氏說請行當在郊勞之後矣以經文序次繹之注說蓋不可易古人作事委曲繁重類多如此不得以

知而故問爲疑

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上介出請入告賓禮辭迎于舍門之外再拜勞者不荅拜賓揖先入受于舍門內

此受勞于舍門內與周官司儀云下拜登受不合蓋侯伯之臣殺於公之臣也彼旅擯三辭此禮辭而即迎疑此經禮乃三之譌蓋因下勞者禮辭而誤耳初辭曰寡君使某來繼舊好敢辱郊使對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寡君有不腆之禮敢勞從者再辭曰寡君使某毋敢爲賓敢固辭對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惟是不腆之禮以勞從者敢固請三辭曰寡君命使臣某曰毋敢 覿賓客是以敢固辭對曰寡君固曰不腆是以敢固請上介入告出曰某固辭不得命敢

不傚受栗出迎矣

勞者揖皮出　鄭康成云東面揖執皮者而出敖君善云公食大夫禮曰賓北面揖執庭實以出則此亦北面揖之矣廣林謂公食受君庭實法故北面此賓勞者乃敵者禮與公食自別執皮者當門北面勞者出于其西則東面揖之當如注義

其實棗烝栗擇兼執之以進　鄭康成云右手執棗左手執栗敖君善云左手執棗右手執栗士虞禮曰主婦自取兩籩棗栗設于會南棗在西北面設兩籩而棗在西亦足以見其所執之左右矣廣林謂棗在西尚棗棗美也設時在右執時亦以右手既設棗于西乃一手執栗設于棗東非棗栗同設不得以設之東西爲

欲之左右也此勞者兼執時亦伺棗而右手執之賓二手受既受勞者二手授栗賓右執棗而左手受之亦不得因許受遂謂左棗右栗授之便而易注義

不腆先君之祧　鄭康成云遷主所在曰祧周禮天子七廟文武爲祧諸侯五廟則祧始祖是亦廟也言祧者祧尊而廟親待賓客者上尊敖君善云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又云其廟則有司脩除之祧則守祧黝堊之然則祧者廟堂以北之稱也廣林謂遷主所藏曰祧廟之寢亦曰祧守祧之祧則寢也說詳周官肥測此先君之祧則遷主所藏始祖廟也以天子受親于文王廟例之則受聘于始祖廟宜矣敖氏以廟堂以北爲祧無論廟堂

以北非可行禮之地證諸經傳果有此稱名否

卿致館賓迎再拜卿致命賓再拜稽首卿退賓送再拜

鄭康成云不用束帛致之者明為新至非大禮也敖君善云致命于門外者以無幣也致館不以幣而在門外亦與周官異廣林謂司儀云致館如初之儀則致館與郊勞同此經郊勞用束帛儐勞者束錦是致館亦宜然以非大禮且可互見故從省非有異也其儀卿朝服用束帛致館上介出曰寡君之老使某請事對曰寡君為吾子之來辱也使某致館上介入告出辭曰寡君使某來繼舊好得將事以復命于寡君其榮多矣辱賜大館又貺之以嘉幣敢辭對曰敝邑褊小恐不足以容從者不腆之禮請吾子之就館如

是者三賓出迎于大門外再拜卿不荅拜賓揖入每門每曲揖及廟門賓揖先入立于廟門內卿奉幣入東面致命賓北面聽命卿致命如前賓少退再拜稽首受幣卿退出賓授老幣出迎卿儐之如儐勞者之禮儐畢卿出賓送再拜上介士介各以其爵致唯士介不用束帛無儐以上經郊勞及後歸饔餼推之知賓與上介皆用束帛皆儐士介無束帛無儐也鄭君注司儀致館謂賓亦不儐誤矣

客大朝服設飧　據司儀於諸公之臣不云致飧是兩君相爲賓有致飧禮臣則無之故云設飧下記亦云飧不致此設飧在致館反命後自爲一事與致館不相蒙也鄭君謂卿不俟設飧之畢

門退賓矣

擯者出請事　經直云擯者是凡擯皆出也旅擯門外上擯請事不交擯下敖氏謂出者唯上擯恐不其然

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　疏云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及將幣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注云唯君相入客臣也相不入矣此介皆入不同者彼云每門止一相鄭云絕行在後耳非是全不入廟又云雖君相入者謂前相君禮須入故言之臣相不前相禮故不言入其實皆入與此同也廣林謂司儀每門止一相專據擯言不兼介君相猶上相卽上擯也次擯以下廟無事爲不欲以無事亂有事故不入介佐賓將禮何得不入廟門二經本不相刺注疏

家自爲治之耳

公側襲　鄭康成云側猶獨也言獨見其將賓也宅曰公有事必有贊爲之者廣林謂上經云公左還北鄉擯者進公當楣再拜至是將受玉公側鄉序端而襲蓋邪鄉東北不正方故曰側襲與鄉飲酒側降同義下側授宰玉側授宰幣側受几于序端側受醴並然非不贊爲之之謂也鄭君於儀禮一經側皆訓爲獨爲特蓋因士冠禮尊一甒云側尊而誤冠禮一甒獨矣彼鄉飲酒尊兩壺于房戶間斯禁鄉射尊于賓席之東兩壺斯禁少牢饋食司宮尊兩甒于房戶之閒同棜俱非獨尊而玉藻云大夫側尊用棜士側尊用禁將何以解玉藻正義云側謂旁側在賓主兩楹之旁側夾

之是其義矣鄉飲射少牢之尊以不面鼻爲側士冠之尊以在西
牖下不南鄉爲側其爲旁側義則一也士冠禮云側酌醴者凡賓
主親酌皆面尊彼贊者代賓酌故不面尊而西南鄉酌之又與此
側襲側授側受之義不異矣

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內攝之入設也賓入門左揖讓如
初升致命張皮公再拜受幣士受皮者自後右客賓出當
之坐攝之公側授宰幣皮如入右首而東　鄭康成云攝之
者右手并執前足左手并執後足皮右首者變于生也敖君善云
右當作左字之誤也士昏禮皮左首此亦宜然廣林謂庭實皆西
上西上則西首可知執皮左首據人身之左右而言不以東西方

爲左右昏禮記注云左手執前兩足右手執後兩足確不可易而此注左手右手互易者則因經云右首而東遂謂變于昏之左首而云然耳然士相見云摯左頭奉之曲禮曰執禽者左首是無不左首者敖氏謂右爲字誤是也士昏記於執皮入云左首此於受皮而東云左首互見以著執皮之法此經與昏記無異彼注云象生此注云變于生皆曲爲之說

飪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東面北上上當碑南陳　鄭康成云當內廉辟堂塗也敖君善云陪鼎當內廉而不正設于階前者明其加也案寅林謂設鼎大判繼階而言故云西階前實在堂塗之東非正值階前也正鼎九在前陪鼎三陪于後既

東面鄉賓設之自以東爲前云陪鼎當內廉者正見正鼎在陪鼎東面陪鼎西不得上堂塗以陪鼎側堂塗故即以陪鼎見東西之節如敖氏說似陪鼎在正鼎東失之矣

堂上八豆設于戶西西陳皆二以並東上韭菹其南醓醢

屈

鄭康成云屈猶錯也廣林謂陳饌之法有三曰屈曰錯曰綪屈者自北而南旋自東以次而西更自南而北又自西以次而東此八豆是也韭菹其南醓醢醓醢西昌本麋臡菁菹以北鹿臡以東葵菹麋臡錯者自北而南次自南而北次又自北而南次又自南而北下八簋是也黍其南稷稷西黍黍北稷稷西黍黍南稷稷西黍黍北稷綪者首行自左而右次行自右而左下六鉶是也凡

自六以上者豆以屈簠簋以錯鉶俎以繹四則繹而無屈矣公食大夫六豆而亦繹者親食異于歸禮與八豆以上亦繹而不屈據公食庶羞十六設法知之

米百筥筥半斛設于中庭十以爲列北上　設于中庭者庭東西南北之中也鼎上當碑醯醢夾碑是皆北與碑齊而此米百筥則在中庭半以南參二行當中庭故以中庭言之餘餼一牢腥二牢醯醢百甕米百筥實並設于三分庭之中立碑三分庭一在北可知敖氏謂碑在東西南北之中則米百筥已在中庭南不得云中庭而鼎去階已遠更不得云設于階前矣

門外米三十車車秉有五籔設于門東爲三列東陳禾三

十車車三秅設于門西西陳薪芻倍禾　鄭康成云四者之車皆陳北輈敖君善云凡言某陳者皆謂其下鄉之也云東陳是西嚮也西陳者反是廣林謂某陳與某面異面言其鄉陳言其列故大射儀笙磬西面頌磬東面而云皆南陳上經飪一牢東面腥二牢西面而並云南陳此車亦然門外以內鄉爲正皆北輈其陳米薪皆西上而東陳禾芻皆東上而西西陳敖說蓋誤

至于階讓大夫先升一等　鄭康成云讓不言三不成三也古文曰三讓廣林謂凡升階皆主人讓而賓辭賓三辭主人先升賓尊者不讓覲禮云使者不讓先升是也此大夫雖君使下于天子之使不敢輕升故先讓賓賓三辭大夫乃先升鄭君泥於讓必

主人先故云不成三讓矣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大夫郊勞三讓登聽命致饔餼如之據此則敖氏從古文作三讓是後問卿至于階讓亦然

擯者反幣庭實設介奉幣入　鄭康成云今文曰入設敖本作古文敖君善云此庭實云入設方見既出復入之意若無入字則文不明白矣宜從古文廣林謂此庭實設者已入而出委皮門外南面介奉幣入贊者取皮從入下不言入設文不具耳若如敖說當在介奉幣入下矣凡庭實皆從入不得先云庭實入設而後云介奉幣入也

俶獻　鄭康成云俶始也始獻四時新物古文俶作淑廣林謂俶

獻不辭當從古文作淑獻左氏宣十四年傳云嘉淑而有加貨即

此所謂淑獻矣

以君命聘于某君某君受幣于某宮　鄭康成云某宮若言桓宮僖宮也放君昔云云某宮則是不在大廟矣廣林謂某宮若魯則曰周公之宮齊則曰大公之宮也上經云先君之祧矣不得別生異義

乃至于禰筵几于室薦脯醢觴酒陳席于阼薦脯醢三獻一人舉爵獻從者行酬乃出　反行告至之禮筵于室之奧有几尊兩甒于房戶間尊兩壺于阼階東設洗如饋食主人即位于阼階東西面從者門東北面室老士及羣有司立于西方東面

有司薦脯醢祝盥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酌入主人從祝奠于薦左主人再拜稽首祝西面于主人之左祝曰孝子某以君命聘于某君今日反行敢告至于皇考伯某卒主人又再拜稽首出主人立于戶東席于阼西面薦脯醢祝降洗升酌阼階上東面酢主人主人進北面拜受祝主人之左拜送主人升席自北方坐奠爵祭薦祭酒席末坐啐酒興阼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祝不荅拜受爵降奠于篚升立于戶西南面室老亞獻士三獻皆主人自酢一人洗觶酌于下尊升自西階阼階上北面舉觶如鄉射一人舉觶禮奠于薦右乃降主人降洗升獻從者于阼階上長拜于下升受主人荅其長拜乃降坐祭立飲卒爵不拜既

爵復位其他皆不拜受爵辯主人乃舉奠觶酬從者室老士亦與旅辯祝命徹脯醢乃闔牖戶出降主人從宗人告事畢乃皆出廟門

有獻不及夫人　鄭康成云獻私獻也敖君善云獻繼不享而言則謂聘君之獻也經記於大聘皆不言聘君有獻於主君及夫人而此於小聘乃以有獻不及夫人爲異亦未詳廣林謂記云既覿賓若私獻奉獻將命若兄弟之國則問夫人正與此經相成敖說以獻爲聘君之獻乃疑經記不言謬矣

記　皆玄纁繫長尺絇組　鄭康成云繫拄皆用五采組上以玄下以絳爲地廣林謂皆玄纁絕讀之繫屬下爲義玄纁摷繅藉言

藍玄被纁裏而畫以朱白蒼若朱綠也繫所以結纁藉者長尺而以五采組爲之如注說旣云玄纁繫又云絢組是絢與玄纁相刺而組與繫成二物失之

少退于君之次　或疑君當爲賓謂上介以下其次少退于賓盧林謂兩君相朝有次此聘賓之次覲爲朝君所張次少退若上介以下不復有次觀前經但云賓入于次可見

幣之所及皆勞不釋服　以記文上下繹之不釋服三字當在下賜饔唯羹飪下誤錯在此受饔之服皮弁正卿大夫祭服必云不釋者明其受大禮急於爲其先也

賜饔唯羹飪筮一尸若昭若穆　鄭康成云筮尸若昭若穆

若父在父在則祭祖父卒則祭禰廣林謂祖禰並祭而同一尸若
昭若穆者子姓從行中有昭則昭有穆則穆耳或以祖不可名禰
禰不可名祖爲駁逸禮云毀廟之主昭共一牢穆共一牢一牢則
尸矣又何疑於此云筵一尸正見主有二世尸則一人若專祭
祖或禰但云筵尸可矣何必云一尸邪